

憧憬与想念, 给一位家乡的女子

□ 周水欣 (江苏南京, 工程师)



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 窗外会传来低低的打电话的声音。很多天, 在同一段, 同一个窗下不远处, 都会有一个男子, 捧着电话絮絮不止。我拨开窗帘, 看到他, 就着路灯, 眼睛微微低垂着, 双手抱着电话, 面色柔和地用家乡话说着什么。夜晚的小区很安静, 于是他说话的声音似乎特别清晰。有一次他说: “我就是希望多攒点钱, 不用住宿舍了, 把你接出来, 咱俩租个房子, 一起打工。过两年, 回去在咱村上盖个房子……” 他一直展望着美好的未来, 电话那边一定也给予他鼓励。因为他说, “你这样想, 我就放心了, 我在这里一切都好, 很快就可以接你来玩”。又有一次, 他说, “……先把钱还上, 然后再做打算, 我做

的一切都是为你, 你要理解我……”。那个晚上, 他打电话的声音一直持续了很久。

有时早晨能看到他, 是这个小区的物业人员, 穿着蓝色制服。年纪约30岁, 消瘦, 一双弯弯的似笑非笑的眼睛。在小区执勤的出口处似哨兵一样站得笔直, 帮助打开车道闸机, 询问外面要进入的路人: “您找哪位? 几栋? 有预约吗?” 傍晚散步时也能看到他, 穿了拖鞋, 拎着个盆, 头发湿漉漉的, 跟几个工友笑闹。有时在超市门口的简易小摊子上, 看到他在买便宜的汗衫。傍晚的城市广场热闹非凡。有人摆出音响和电脑, 可以花钱点歌自己唱, 露天卡拉OK。曾经看到他点唱《凤凰传奇》, 他握着话筒投入极了, 声情并茂, 可惜有点跑调, 但不妨碍自我陶

醉。周围几个围观的同道者默默看着他, 是观众, 也是下一个歌手。

有时也会在露天小舞场上看到他。这样的民间小舞场, 由热心人带来音箱与舞曲碟片, 立一个纸牌子, 手写几个大字: 请自觉缴纳一元钱, 当做电费。他袖手在人群中看着别人跳舞, 碰到节奏感比较强的曲子, 在场边也学着走两步。

曲终人散的时候, 回到小区物业管理处, 他还是会打电话。夜晚的楼层间空空荡荡, 似声筒般把他的活放大很多倍, 时而清楚, 时而混沌。梅雨季节, 一直有时断时续的细雨萦绕着, 湿润黏腻的天气, 那些话语也那么缠绵, 反正还是憧憬与想念, 给一位家乡的女子。

搪瓷器皿“传奇”

□ 陈慈林 (浙江杭州, 国企干部)



曾听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张老师讲过一件真事。上世纪60年代中叶, 他从北京某名校毕业后, 分配到安徽工作, 不久作为工作队员, 下派到皖北农村搞社教工作。

他与5名工作队员住在生产队仓库里, 因为皖北天气寒冷, 晚上如厕不易, 就从上海家里带了只搪瓷痰盂。每天一早倒掉便溺物, 他将痰盂清洗后放在宿舍门口晾干, 收起来晚上再用。附近老乡看到这只有着精美牡丹图案的搪瓷器皿, 询问小张: 这是什么? 当时还是小张的张老师不知道如何回答, 只好笑笑不语。

谁料几天后, 放在门口晾晒的痰盂突然不见了。大家都说早上还在, 一转眼间

就不见了。问附近老乡, 大都也说没看见。

没办法, 只能写信到上海, 再从邮局寄来一只。只是从此清洗完毕, 再也不敢放到门口晾晒了。

工作队员们吃的是派饭, 即轮流到全队贫下中农家就餐。某天, 小张到离他们住宿之地100多米的一户农民家吃饭, 他家端上来盛放食物的, 竟然就是小张那只失踪了好几天的、有着精美牡丹图案的搪瓷痰盂……

张老师当时的心情很复杂, 只能一声不吭、硬着头皮吃完这顿饭。

再说一件我自己经历的事。我的一位朋友退休前是某大型国企董事会秘书。但他的生活方式却非常简单和随和。年轻时, 他

曾在铁路某流动工区工作, 经常需要更换作业地点, 几乎每月都要搬一次家。他的一只搪瓷脸盆是四用的: 早上洗脸刷牙, 晚上洗脚擦身, 夜间兼作溺具。

这些倒也罢了, 更令人惊诧的是, 如有一三五好友相聚, 他就把脸盆洗干净, 拿到食堂打饭菜……

这绝对不是调侃, 我作为他的好友, 当年可是亲口尝过这只四用器皿打来的饭菜的……

如今, 当我看着自己家或者朋友家里, 无论是餐具, 还是卫生间的洁具, 哪一个不是专属专用? 但想想当年的搪瓷器皿之一具多用, 哭笑不得之余, 似乎还能想到许多。